

沙坪壩三載見滄桑

陶懷仲

天上、人間、地獄、三壩

桑滄見載三坪沙

抗戰時期大後方的文化區，有所謂三壩，就是著名的成都華西壩、重慶沙坪壩和城固的古路壩。四川古稱天府之國，成都盆地，尤為富饒。市內有武侯祠、杜甫草堂與薛濤井等名勝古跡，小吃價廉物美，經濟實惠，有小北平之目。華西壩附近有華西大學、協和大學及中大醫學院等學府，學生多世家公子和名門閥秀，他們生活富裕，出手闊綽，西裝革履，衣香鬢影，出入其間，所以被叫做「天上」。重慶的沙坪壩有國立中央大學、四川省立重慶大學和國立中央工業專科學校、磁器口有四川省立教育學院，兩地合稱沙磁區。學生一部份為流亡學生，一部份為當地有錢人家的子女，生活有好有壞，所以被叫做「人間」。西北比較荒涼，不似江南鶯飛草長，古路壩雖有國立西北大學，但學生大多來自陷區，經濟來源既已斷絕，生活自然十分清苦，衣衫不整，捉襟見肘，所以被叫做「地獄」。

抗戰時期的大學，因為輾轉遷移，所以圖書儀器損失很大。中央大學原在南京，七七蘆溝橋事變，日本侵華野心完全暴露，中大羅前校長家倫雄才大略，目光如炬，明知抗戰非短期可了，與其一搬再搬，勞民傷財，不如一勞永逸，力求安定，所以勘察結果，決定把校本部放在沙坪壩

，新生開闢柏溪分校，醫學院遷往成都。由於是有計劃的行動，不但圖書儀器沒有損失，連乳牛都全部安全運到後方。記得有一次事務股長王西亭違犯眾怒，民主牆上貼了許多攻擊王氏的文字，後來還是羅校長出面說明王氏運牛有功，才算平息了一場軒然大波。

中大在沙坪壩期間的校長，計有羅家倫、顧孟餘、蔣總統、顧毓琇和吳有訓。中大在當時所以能逐漸充實與發展，以至執沙磁區學術的牛耳，和幾位先後任校長的卓越領導，大有關係。尤其國民政府主席蔣總統蔣公日理萬幾，本來不必再兼中大校長的，那知青黃不接，學校不可一日無領導，竟勞他老人家兼任，也是中大同學們的光榮。回憶有一次蔣兼校長來校，大家同學夾道歡迎，他老人家頻頻點頭微笑，狀至慈祥。當時敵人除了日本人以外，還有中國共產黨，萬一防衛不週，實在危險，蔣公從容鎮靜的功夫，值得我們崇拜效法。另有一次美國威爾斯副總統來訪，中大遴選英語系主任張沅長和政治系主任張匯文迎接，兩氏風度翩翩，英語流利，令人欣賞。顧校長孟餘率領三長和各院院長站在松林坡上，西裝畢挺，身裁魁梧，似乎高不可攀。等威氏快到坡上，才降兩級握手寒暄。威氏身體高大，面容豐滿，有政治家風範氣概，而顧校長亦突出挺拔，二人相較，似在伯仲之間。

傑出教授各有千秋

大學之所以大，在有大學的氣象。中大先在前都，後在陪都，始終在中央政府維護之下，可謂得天獨厚。其次，中大擁有文、法、理、工、醫、農和師範等七院，規模之大，國內無出其右。再次，人文薈萃，各學系教授，亦多一時之選。譬如文學院長樓光來，研究莎士比亞(William Shakespeare 1564—1616)最有心得，與梁實秋並稱一時瑜亮。歷史系主任沈剛伯教授，乃西洋史尤其是法國史權威，每逢上課，一枝粉筆，滔滔不絕，教室滿座。來台後，担任台大文學院長，歷有年所。沈教授惜墨如金，似未有成本著作問世，百年以後，勢如廣陵絕響。哲學系教授方東美，是桐城方苞後裔，家學淵源，留美回國後，早年即任教授，著有科學哲學與人生。來台後任台大教授，最受學生崇敬。師範學院藝術系主任徐悲鴻，為藝術界之泰山北斗，世人但知徐氏擅長畫馬，殊不知他畫的會獅(師)東京，大氣磅礴，才真不可一世呢。該系張書旂教授，曾畫百鶴圖送羅斯福總統(Franklin D. Roosevelt 1882—1945)，聞名國際。現在白雲堂主人黃君璧教授，在當時似乎還屈居在傅抱石教授之下呢。法學院政治系教授吳恩裕氏，獲得倫敦大學法學博士學位，乃拉斯基氏(Harold Joseph

Loski 1893—1950)入室弟子，對馬克斯(Karl Marx 1818—1883)學說頗有研究，筆者曾承其教授政治學。吳教授頭髮分梳，一絲不亂，西裝全部是大英帝國的毛料，極為講究，本人長身玉立，有可馬相如之風，引得政治系女生駱靜蘭投懷送抱，據說後來竟與其妻離婚，與駱小姐結百年之好。社會系主任孫本文，是文化學派的社會學家，個子不高，精神十足，上課即來，下課就走，從不遲到早退，也無一句廢話，其所著社會

學及社會心理學，至今仍為大學課本中的權威教本。中大的傑出教授太多了，還有中文系的盧冀野、歷史系的繆鳳林和政治系的黃正銘，筆者在無法一一列舉，只能就一時記憶所及，略述一二，以見一斑。

沙坪中大蜀江水碧

抗戰時期物質生活雖苦，但大家都苦，也就甘之如飴了。同時信心堅定，大家都相信「抗戰

必勝」，後來果然如願以償。另一方面，讀書風氣很盛，儘管營養不良，燈光暗淡，但大家仍然孜孜不倦，鏝而不捨。當時有「沙磁區學術講演會」的組織，總幹事為師範學院院長許恪士教授，許教授為安徽鄉長，整天一襲長衫，完全是學者風度。他說話聲音宏亮，而且抑揚有致，能掌握聽眾心理，只要他一登台說話，台下馬上鴉雀無聲。當時重慶是陪都，沙坪壩是文化區，而中大又是沙坪壩的重心，所以各方面的名流和專家學者，都經常到中大來講演，我們不但可以瞻仰他們的丰采，而且可以親聽他們的高論，充實學識，增加見解，恢宏志氣，提高研究興趣，作用很大。許先生來台後，曾任教育廳長和台大教授，培植人才甚衆。現許氏已歸道山，老成凋謝，至今仍令人傾慕懷念不已。

中大校本部在松林坡上，下面是中渡口，再下面便是白居易長恨歌裏所稱道的「蜀江水碧」的嘉陵江。中渡口邊一小部份是飯館，一大部份是茶館。筆者考取中大以後，在重慶遇見兩位鄉親，一位姓黃，一位姓劉，他們兩位經商致富，但是老家很窮。相反的，我家裏薄有資產，但本身一文莫名。閑來無事，到他們那裏打打牙祭，後來竟想出兌錢的辦法來。就是他們把錢給我用，我寫借條給他們，他們把我寫的借條寄回家，他們家人拿我的借條到我家裏去兌錢，辦法做通了之後，彼此都感覺很需要而且很方便。我當時是流亡學生，享受獎學金的待遇，可是伙食並不好，飯裏含有砂石、稗子和稻米等，叫做八寶飯，菜也只是青菜豆腐而已。有錢以後，我經常到



突出提拔深受學生愛戴的中大故校長顧孟餘教授。

中渡口飯館去吃碗肉絲麵，算是補充營養。也經常到中渡口茶館去吃茶藉資休憩。廣東的茶館是高樓，供應各式粵點。四川的茶館坐的是竹製躺椅、清茶、對香或玻璃（白開水），悉聽尊便，可說相當平民化。我喜歡一個人坐在茶館的平台上，一面喝茶，一面眺望嘉陵江上的風景。夕陽無限好電影上的畫面，和實際依稀相似。

鴛鴦道上培養國士

中渡口的上面，中重大交界的地方，左面是許多樹木，右面是一條平直的馬路，每逢黃昏月上，但見倩影雙雙，有的攜手散步，有的並坐談心，有的擁抱接吻，因為各種香艷鏡頭都有，所以同學們把它叫做鴛鴦道。在那裏固然成就了很多佳偶，留下了無限美麗的回憶；也有的有

始無終，難免終身遺憾。

抗戰時期，政府遷都重慶，現在看起來，確實是明智之舉。因為四川可以供應大量的兵員和糧餉。同時四川四面是山，日軍無法飛度。政府另一賢明措施，是實行獎學金制度。當時日軍佔領區逐漸擴大，流亡學生日多，教育部長陳立夫採取獎學金制度，一面撫輯流亡，一面成立許多國立中學，使他們安心向學，不然的話，無數青年，勢必為共匪所吸收，成為叛亂的資本。現在在台的許多中上階幹部，抗戰時都曾受政府的栽培，真是「昔日黃金養國士，於今寶島作干城」了。

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日，日本請求無條件投降，消息傳來，全校歡欣若狂，有的同學把破舊的衣服都燒掉了，以為從此以後，可以不必再過窮日子了。三十五年夏天，我隨中大



中大藝術系主任名畫家徐悲鴻教授。

還都南京，船經三峽，但見兩岸峭壁如削，仰頭看天，帽子會落。酈道元水經注上說：「非亭午夜分，不見曦月」，信非虛語。經過鄂都縣，沒有上岸，該城似乎陰風慘慘，不知是否真的鬼話連篇？沙坪壩以中大為主，中大遷走，中渡口想必門庭冷落。

戰後重遊滿目蕭索

我三十五年夏天畢業，隨中大遷回南京，就住在中大校內。承當時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周司長鴻經幫忙，簽准入高等教育司第四科辦理留學事宜

，該科後來擴充或為現在的國際文教處。周老師來台後，在台大數學系任教，今已作古，感念不已。

抗戰期間，中國共產黨表面擁護政府，實際抗而不戰。勝利還都以後，共匪勢力坐大，開始叛亂。三十八年元旦，我隨教育部遷往廣州。八月十六日從廣州飛往重慶，到重慶以後，跟教育部同仁住在求精中學。有一天突然思念母校，於是一個人到沙坪壩去看看，想不到三十五年中大復員以前的沙坪壩，車水馬龍，濟濟多士，及至舊地重遊，但見松林坡墻倒屋塌，中渡口頽垣斷瓦，鴛鴦道荒烟蔓草，時雖僅隔三年，然已無復當年盛況。回首前塵，忽焉若夢，桑田滄海，感觸良多。六十年三月十七日，我曾以「沙坪回憶」為題，在自立晚報的自刊詩壇，發表如下三首七絕，以誌胸懷：

桑田滄海客心驚，睽別嘉陵華髮生。二十五年回首處，難忘受教在沙坪。

昔日繁華逐逝波，荒涼滿目不聞歌，劉郎再到行吟地，獨立蒼茫感慨多。

當年綠葉早成蔭，似水韶華無處尋。為問松林坡上月，幾時重遇故人臨？

附語：王成聖兄主編之「中外雜誌」，名家執筆，內容充實，讀者喜愛，中外風行。承蒙不棄，屢囑撰稿，教學事忙，久未應命。日前欣欣茶樓雅聚，舊話重提，盛意殷殷，難再延宕。回至苗栗聯合工專，略加思索，振筆急書，一氣呵成，不計工拙。